

四、艺文志

(三) 文

明清

(明) 宋訥(1311-1390)《西隱集》卷二:

分題得合浦還珠送澤州李彥和知州朝覲三十韻

孟嘗臨合浦，感應郡還珠。

至寶驪龍吐，奇珍老蚌劓。

賣綃歸水底，解佩失江隅。

(明) 董紀(1368-1398)《西郊笑端集》卷二《南橋明行寺鐘樓疏》:

伏以芬茶梨祥，開陸地蔣漢城捨宅之公案，猶存阿蘭若聲響江湖五禪寺，發軔之勳勞不少仗他，釋迦老子萬分之一，創於石晉天福五年之秋，正據吳夫差三女岡相，去古華亭六十里象，龍蹴踏華梵皈依，奈何物換星移，忽爾樓崩鐘毀，荷檀度復置千鈞之器，合浦珠還懸枸簾，欲崇百尺之梯，鄧林材少雖曰廢，興有數貴在主，張得人新甫之栢，徂徠之松豈能無脛，而自至離婁之明。

(明) 袁華《耕学斋诗集》卷六《靈壁石魚磬歌》:

具區澤中訪范蠡，計籌峰項尋辛鉞。

延平劍去亦異事，合浦珠還非偶然。

千秋翁仲荒草裏，萬歲艮岳寒蕪邊。

感今慨古重太息，人亡器存良可憐。

君不見贊皇平泉醒酒石，子孫世寶稱其賢。

(明) 梁潛(1366-1481)《泊菴集》卷五《林氏族譜序》:

林氏之先系出殷王子比干之後，比干諫而死，夫人方娠懼而避於長林石室之間，已而生子，及武王之克殷也，求比干後得所生子封之，以其誕於林中石上也，賜之姓林氏名之曰堅，此林氏得姓之始也。歷漢太子太傅尊尊，以尚書論，石渠始居濟南。晉永嘉之亂，黃門侍郎穎從中宗南渡，穎二子曰懋，為下邳太守，林氏居下邳者，皆懋之後也，曰祿，自散騎中常侍合浦浦郡太守，改晉安因家焉，至唐林氏在晉安者尤盛。高士廉等承詔，定正天下氏族凡九十八家，林氏首稱於晉安，所謂林黃陳鄭是也。

(明) 楊士奇《東里集》文集卷十《題曾氏冠辭後》:

流落他姓，應奉曾孫少詹事榮，求之，數十年不得近，有携至北京者，詹事已沒世，詹事子積適至，即出厚貲購得之，可為珠還合浦積，可能為孝然積之。先公及吳虞揭許諸

公之言，皆至理所寓，積能明諸心脩，諸躬尤孝之大者，積尚勉之。

(明) 邱濬《重編瓊臺藁》卷十二《贈曲靖蔡知府序》:

雖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夷，而班史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脩庠序之教，于桂陽者衛子產也。行嫁娶之禮于九真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貨于合浦者，孟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也。君誠不鄙夷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化之異時之傳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言贈行而以屬余，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為君勉。

(明) 汪珂玉(1587-1646)《珊瑚網》卷二十一法書題跋《華氏閣帖合璧諸跋》:

茂苑文嘉鑒定為淳化閣帖，祖刻真本。後三卷予得之。驗其紙墨刻搨，收藏印記，行間朱書評語，與中甫前六卷原是一帙。因以歸中甫如珠還合浦，劍入延平也。歸後十五年為嘉靖乙巳四月，再閱于真賞齋，敬題其後。

(明) 唐順之(1507-1560)《荊川集》卷十《蕭孺人墓誌銘》:

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戇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以為臣之媿媿於其國，妻之媿媿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耻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戇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遇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為富人家。

(明) 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五 (明) 王錫爵《祭亡男衡文》:

顧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合浦，躡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慟者，自以去國十五年。

(明) 楊慎《升庵集》卷七十九《合浦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徙於臨武。”事皆本此，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明) 馮惟訥《古詩紀》卷一百五十四《合浦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徙於臨武。”

事皆本此，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明) 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卷二：

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殷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絕也。元初，平江太守李侯戡得之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劍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亦仁人之心，歟展玩之頃，頓覺忠義之氣凜然在天地間，令人毛髮竦立。宋朝十相，景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之表。秦賈二公猶加企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寧無所愧。大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為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覬必不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復購之於軍砦中。嗚呼！公之靈在天，天祐其忠。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遺澤未艾也。雖生二伯載後而獲觀覽，猶青天白日，景星鳳皇，快平生之心目也。河東後學王雱拜書。

(明) 范景文《范文忠集》卷八《跋麥舟圖稿》：

余與乘六系出文正公，稱兄弟行。辛未冬晤潞河署中，依依水木之誼，數日不能舍。座間譚及家自吳而虞，携有先忠宣麥舟圖。一卷歷代寶藏，不知何時失去，幾十年矣！今歲釋褐後，無意遇之都市，以錢五千得之。此吾家天球宗彝乃作合浦珠還，一段因緣，不亦奇耶。薰沐展玩，仰見先世仁施義舉，篤念貧交，慷慨意氣，浮動楮墨間，百載而下，猶令聞風興起，而況吾等羹牆如或見之者乎！嘗攷先文正父子立朝風槩，即遇事敢言，矢志澄清。而持議皆識體，惜人才以國家元氣為念。至其出鎮行師，必策萬全，不以人性微倖，故能功業炳烺古今。此為人臣與為子孫者所當師法，余方治兵，兢兢守先訓，弗失於時，謬有破膽之號，何敢當。乘六授官之初，抗疏陳邊計，被譴無所避，侃侃任事，可謂豪傑。名德之裔，應有興者。丕揚祖烈，是在後人。乘六其勉之哉！

(清) 卞永譽《書畫彙考》卷九：

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又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不容復贊一辭也。至正七年春正月甲子，後學黃潛敬觀。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殷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絕也。元初，平江太守李侯戡得之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劍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亦仁人之心，歟展玩之頃，頓覺忠義之氣凜然在天地間，令人毛髮竦立。宋朝十相，景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之表。秦賈二公猶加企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寧無所愧。大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為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覬必不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復購之於軍砦中。嗚呼！公之靈在天，天祐其忠。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

遺澤未艾也。雖生二伯載後而獲觀覽，猶青天白日，景星鳳皇，快平生之心目也。河東後學王雒拜書。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四百四《黃潛跋一則已見》：

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殷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絕也。元初，平江太守李侯戡得之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劍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亦仁人之心，歟展玩之頃，頓覺忠義之氣凜然在天地間，令人毛髮竦立。宋朝十相，景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之表。秦賈二公猶加企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寧無所愧。大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為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覬必不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購之於軍砦中。嗚呼！公之靈在天，天祐其忠。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遺澤未艾也。雖生二伯載後而獲觀覽，猶青天白日，景星鳳皇，快平生之心目也。河東後學王雒拜書。

（明）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卷十一《燕龍圖楚江秋曉卷》：

陳君永之有宋燕龍圖山水卷，元季國初諸人詩，蓋其大父孟敷所藏。間為人持去，莫知所之。其父良紹不勝惋惜，終良紹之世不能得。錫山華祖芳偶購得之，曰：此陳氏故物也，吾何可私。持歸永之。永之如獲拱璧，出示於予，且道其故。於戲合浦還珠，魯國獲弓。其為喜幸之甚矣？未若此卷之尤為喜幸也！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七上《楚江秋曉圖》：

陳君永之有宋燕龍圖山水卷，元季國初諸人詩，蓋其大父孟敷所藏。間為人持去，莫知所之。其父良紹不勝惋惜，終良紹之世不能得。錫山華祖芳偶購得之，曰：“此陳氏故物也，吾何可私。持歸永之。永之如獲拱璧，出示於予，且道其故。於戲合浦還珠，魯國獲弓。其為喜幸之甚矣？未若此卷之尤為喜幸也！”

（清）卞永譽《書畫彙考》卷四十一《燕慕之楚江秋曉圖卷》：

陳君永之有宋燕龍圖山水卷，元季國初諸人詩，蓋其大父孟敷所藏。間為人持去，莫知所之。其父良紹不勝惋惜，終良紹之世不能得。錫山華祖芳偶購得之，曰：“此陳氏故物也，吾何可私。持歸永之。永之如獲拱璧，出示於予，且道其故。於戲合浦還珠，魯國獲弓。其為喜幸之甚矣？未若此卷之尤為喜幸也！”

（清）黃宗義《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九（明）丁復《送李光大之海北憲司書吏》：

我聞徽之黃山秀之，聚三十六峰比如故。支而散去不可數，周環紆餘蛟鳳舞。瘠之為石天所斧，真宰重惜保其故。仙者不得開洞府，李君乃生貌清古。殷彝周鼎冰雪貯，而有錦綉之肺腑。丈夫用世當不負，他年抱策上京去。蓬萊宮深隔烟霧，弱水三萬不可度。祭酒先生纔見取，慷慨登樓念鄉土。奉檄南歸大江滸，古木陰陰覆韋布。御史殷勤再三顧，

叩之使言見平素。小却黃堂掌書簿，溷溷泥途塞中路，白壁自持終不污，前年妖蠹月更吐。天半秋風吹桂樹，炳豹文章墮羣瞽。八月錢塘潮亦怒，竟無愠色向人前，但道命耶多謬誤。行臺二十四松廳，衆更奇之交愛護。百鳥啾啾徒下處，一鷲空中肆高舉。憲司十道虞有苦，紀綱庶政祛殘蠹。三在炎荒鼎而柱，五羊八桂窮險阻。碁分南北海為部，民黎雜居性豺虎。俗嗜相殘輟負弩，濱水而採名蠶戶。一從孟嘗去合浦，珠不更還遠無賈。臺官擇人如善估，以君政似王夷甫。長干置家坐空窶，遣佐繡衣蘇病苦。君今此行人共許，還珠奚翅瞻三語。夷齊有心當弗沮，君其勗諸報明主。道命之行澤施溥，萬鍾之賜安厥予。

（明）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九（明）丁復《送李光大之海北憲司書吏》：

我聞徽之黃山秀之，聚三十六峰比如故。支而散去不可數，周環紆餘蛟鳳舞。瘠之為石天所斧，真宰重惜保其故。仙者不得開洞府，李君乃生貌清古。殷彝周鼎冰雪貯，而有錦綉之肺腑。丈夫用世當不負，他年抱策上京去。蓬萊宮深隔烟霧，弱水三萬不可度。祭酒先生纔見取，慷慨登樓念鄉土。奉檄南歸大江滸，古木陰陰覆韋布。御史殷勤再三顧，叩之使言見平素。小却黃堂掌書簿，溷溷泥途塞中路，白壁自持終不污，前年妖蠹月更吐。天半秋風吹桂樹，炳豹文章墮羣瞽。八月錢塘潮亦怒，竟無愠色向人前，但道命耶多謬誤。行臺二十四松廳，衆更奇之交愛護。百鳥啾啾徒下處，一鷲空中肆高舉。憲司十道虞有苦，紀綱庶政祛殘蠹。三在炎荒鼎而柱，五羊八桂窮險阻。碁分南北海為部，民黎雜居性豺虎。俗嗜相殘輟負弩，濱水而採名蠶戶。一從孟嘗去合浦，珠不更還遠無賈。臺官擇人如善估，以君政似王夷甫。長干置家坐空窶，遣佐繡衣蘇病苦。君今此行人共許，還珠奚翅瞻三語。夷齊有心當弗沮，君其勗諸報明主。道命之行澤施溥，萬鍾之賜安厥予。

（明）汪砢玉《珊瑚網》卷三十二名畫題跋八：

丁巳春，余以高彥敬《烟嶺》、雲林與趙文敏《杏花書屋》、倪元鎮《翠竹》、喬柯、王叔明《鐵網珊瑚》及王元章《墨梅》同供一室。時董宰太史過齋頭見之，因評房山，云此幅墨氣絕佳，其奇爽過南宮，猶唐詩之於文選也。余請即題是語。會諸客踵至，未果。後為姑溪友人賺去，不憚千里追索，不啻珠還合浦也。砢玉記於江村

（清）卞永譽《書畫彙考》卷四十七（明）汪砢玉題：

丁巳春，余以高彥敬《烟嶺》、雲林與趙文敏《杏花書屋》、倪元鎮《翠竹》、喬柯、王叔明《鐵網珊瑚》及王元章《墨梅》同供一室。時董宰太史過齋頭見之，因評房山，云此幅墨氣絕佳，其奇爽過南宮，猶唐詩之於文選也。余請即題是語。會諸客踵至，未果。後為姑溪友人賺去，不憚千里追索，不啻珠還合浦也。砢玉記於江村

（明）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明）王錫爵《祭亡男衡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荆石老人祭告于亡男編修之靈，曰：天乎，天乎予生七十有六年，衰可死，病可死，觸藩世路可死，狼籍人言可死。死而及於壯男之手，猶可偷一枕一榻之安，恬一匕一筋之奉，而今無望矣！天道無常，世界缺陷，予其敢求全，但思汝生平孝友忠信之惠，粹白清嚴之守，廣施翁受之量，通今博古之才，不惟國士無雙，人倫罕二，而予之淺衷浮氣且賴以觀磨，鄉之鄙俗澆風因之而屏息。至于操觚之子得汝片字而輒令紙貴，遠聽之人下及童而爭為禮佛，則汝之關係于世非淺鮮矣。顧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合浦，躡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慟者，自以去國十五年，先喪母，繼喪婦，繼又喪三孫，而今日又喪汝。老者可以有子有孫解，幼者可以未婚未齠解，而獨汝不老不幼，甫籍金閨，遭此沈淫委頓之怪疾以死，母不及葬，子不及成人，非木石誰能舍汝而契然也？天乎！天乎！

（明）倪元璐《倪文貞集》卷四《直隸鳳陽府潁州知州沈廷祖》：

制曰：朕觀往代，多以其國重臣貴職養優方州，而今特使士初試及一命以上者為之。夫祖宗之意以為為，臣養優則不如其為國責勤也。然而責之已甚矣，郡督其上，譬托頭於肩而邑之肩之，猶指之仰臂也。輻軸相維轂居其中，有難為者焉。爾具官某守，其家學數為國華文譽雄騫，才鋒健奮屬以筮仕，授之名州。惟汝陰為中都根本之區，況比歲當災盜洊仍之，會資爾心晶如水，月鏡非鈎。合浦珠還，知孟嘗之異，越王石見，表虞愿之清。誠可雨號隨軍，天名照蠟，用授爾某階。抑古人有言曰：諸侯並立，終善者長焉。寧先病而後瘳，詎先瘳而後病乎？毋棄爾，勞則維王休。

（明）李攀龍《滄溟集》卷一《烏生》：

黃口四五雀，羅坐秦氏桂樹間。啄啄樹上蠹，母子相哺，自言安啣我三河，不知為誰家。有輕薄少年，臂坐一鷄子。鷄子小小如人拳，出入雀東西。一縱即中兩黃口，毛羽摧頹，魂魄飛上滄浪天，鷄子下來還少年。阿母生黃口，時乃在高堂構櫺間。啣我人民安知雀乳處窈窕紫深宮中，安從通白兔，乃在平原大澤中，羅者尚復得脯腊之。啣我猛虎斑斑南山間，射工尚復得枕藉之。明珠乃在合浦深淵中，後宮尚得剖以綴其襦。啣我人民生各有壽命，何須尚復計會賢愚。

（明）葉春及《石洞集》卷十一《郡紀總論》：

論曰：秦皇漢武恃甲兵之威，開闢攘地，則後世孰不非之然。吾五嶺遂得齒於中州，輦車藍縷之功，焉可少也。肇慶兼有南海、蒼梧、合浦之地，漢晉以來，禮樂征伐，行於三郡，史不絕書。以為不專肇慶，取其二三冊耳。要之舉綱，豈一目遺乎？唐以魑魅視春新諸州，無問奸良使為一丘之貉，虐矣！今天地仁氣與王政同其曠暉，此一時也。第竟內所急，無隄寇蠻。自漢時固已患其剝削，宋元而後，水旱盜賊溢於編簡，近世尤甚，丙子之役，民乃息肩。即令芟夷蘊崇龍蛇之生，實在山澤。况跛不忘起，寧詎無其人乎！薄賦

斂，匡乏困闕卒徒，嚴戍守，安民弭衅，此為兢兢。古者以三十年之通，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丙戌不遠，足為寒心。語曰：不行其野，不遺其馬，言備之不可已也。

（明）林俊《見素集》卷二十五《江陵公贊》：

公諱藻，字緯乾。睦州次子，兄弟業文。度梨嶺，誓曰：彼鵠彼鵠睨，在目堅。取乃速，二三子無替，省試合浦還珠賦，假寐，夢神人語曰：何不叙珠去來？比悟，修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主司杜黃裳曰：叙珠去來有神助。貞元七年，擢進士，為閩破荒。弟蘊，亦明經及第。歸復題曰：昔向嶺頭題姓字，不穿楊葉不言歸。而今各折一枝桂，同向嶺頭聯影飛。初容州支使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嶺南節度副使，終江陵府使。郡守陳偉祠于學事見唐書，贊曰：華夷軫懷，遐農負耻。相先業儒，彼鵠自矢。賦成神助，破荒伊始。並影于飛，穿楊符喜。容州江陵，四仕首尾，廟食垂慶，光有前史。

（明）張吉《古城集》卷五《畫鳳為成都貳守》：

蒼梧吳獻臣題。

求珠適合浦，採玉趨于闐。
岳瀆氣所鍾，精華無比肩。
我昨求駿馬，浪遊鴈蕩壅。
千金散已盡，鼓柁旋舊川。
舉錯迷向往，休誇心力堅。
邇來握郡符，容與蒼梧顛。
陳芳固仍在，葦葦萋萋然。
對之憶威鳳，三年廢殮眠。
九苞忽在眼，嗟爾親遠傳。
爾飢念竹實，爾渴思醴泉。
何當銜瑞圖，飛墜玉樓前。
靈龜不出櫝，已卜道平平。

（明）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卷十五：

林屋先塋圖蒙諸公題詠成集，至正壬辰，兵火失去。越六年，得之於海虞譚希聲，不勝悲感，遂賦七言十六韻：

吾親昔葬黃家塢，路入黃泥近上方。
冢墓高封如馬鬣，峯巒回抱若牛岡。

羨門木拱松雲合，龍穴泉來石體香。
視聽已忘徒眷慕，羹牆有見倍悲傷。
先塋繪寫歸圖畫，諸子詞章為發揚。
絕句特書句曲史，長歌倚韻鐵厓楊。
遂昌趙郡詩尤古，靈隱雲巖語更張。
記著孝思推鄭老，筆傳詩意屬倪郎。
南州高士相傳誦，下里諸生亦激昂。
歲值辛壬兵革起，會逢百六紀綱亡。
西山豺虎相吞啖，東海鯨鯢又陸梁。
震地殺聲秋慘慘，薰天劫火夜煌煌。
園池第宅成焦土，父子妻孥各異鄉。
神物豈隨桑海變，法書空作玉函藏。
雖稱劍化延平內，終賴珠還合浦傍。
譚子高情能遠復，名公佳製不淪喪。
六年散逸浮萍迹，一旦來歸玩易堂。
歷覽故山愁黯黯，載瞻遺像淚浪浪。
丁寧子姪宜加護，銘刻心胸敦敢忘。
待我明月省丘隴，擬鐫貞石立山陽。
孝子原隆泣血拜書

（明）沈煉《青霞集》卷九《題鷲山小像》：

嗟余本是茹芝客，見君芳華宛若蘭。
石交非因斗酒結，寸心那用尺書彈。
意氣相歡綰雲霧，白日奉以朱絃彈。
知音會賞陽春曲，寡鵠誰舒萬里翰。
知君四海意相鄰，見君畫像情亦親。
緗素披觀本遊戲，丹青貌出猶風神。
龍章鳳姿意夭矯，虎頭燕領生殊倫。
長康正喜傳瞳子，元亮何妨頂葛巾。
詎憐風骨比雲霞，自羨高才盛五車。
手校六經心獨醉，神遊八極氣偏賒。
更將餘事工詞翰，猶使聲名冠永嘉。
長握明珠歸合浦，恨持寶劍隔張華。

人生窮達豈能期，弦望從來自有時。
伏櫪應知心不已，封侯那得數偏奇。
獻策十回曾遇合，揚鑣九折在驅馳。
莫信今日書生相，麟閣圖形未可知。

（明）汪砢玉《珊瑚網》卷八書法題跋：

先荆翁習舉業時，即得趙書光福碑記，置墨牀筆格間，時一展玩也。己未春，董太史過余舍，因觀此卷著數語。後李 璽卿見之，以宰衡鑒未確，為題云：《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銘》結構用薦福興福二碑，稍鬆活耳。觀者以為倣李太和，則失之矣。未幾，余重罹不憫，君實太翁同珂雪親家來奠，歛齋頭，復見是卷，喟然疏前之未盡焉。乃余竟為殞事所需，鬻諸藏玩，并去趙跡，至今猶悵先澤之不存也。第卷留汪氏印記為可驗，他年子孫或有購之者，未知得合浦珠還否？時值崇禎癸酉秋，余獲文敏公翫花美人圖，有歲月不我與之嘆，因識所錄碑記後云。禾興汪砢玉

（明）孫繼皋《宗伯集》卷五《答陸令存吾》：

一官三仕郊迎，慰騎竹之歡；百里十年巷頌，益憩棠之慕。由吏民之相得有素，肆怙恃之同情不渝。爭傳飛鳥下重天，良緣不淺；共卜明珠還合浦，佳話方新。可知近悅遠來，真是駕輕就熟。政惟由舊，譽克永終。猥煩削牘之勤，彌見鳴絃之暇。遙分五斗，適屆一陽。律動葭灰，從此欣看，道長名題剡薦，從前已信功高。慎旃百尺之岑，添却萬分之美。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九十二文部《吳明卿》：

前使者至，得吾兄手札及詩，如自合浦還明月珠，喜慰之極。粗於一律，見其大都耳。所謂心之精微，言不能盡。江陵歿後，宇宙間遂一翻覆，全楚艱艱。兄獨超物外，當時忌者安在哉，弟一稿木耳，嚮時不任毀，今亦不任譽。第為眼底應酬及筆研所困，終須被髮入深山，或可了此一段未了也。周弘戶部至，云足下近謁太和，歸錦囊所收，當不訾能相寄示否。肖甫膽略，遂不下郭汾陽。助甫亦漸跋，為吾黨增色。黎惟敬逝矣，作夢既成，兩日而遂委蛻，大奇事也。葉山人茂長奉謁，便附數行。先容山人才氣磊磊，恐足下門客先無此人，得無又空北園厨料耶？一笑。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三：

又有憶舊詩云，合浦買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自注家白鶴，下悼懷同安君，故有牛衣之句。蓋是時，軾妻已先亡，而貧困以為不若。漢王章得罪而妻子徙合浦，反得致產百萬也。

（清）毛奇齡《西河集》卷四十八《重刻楊椒山集序》：

少讀王章傳，涕泗被面。驟出對客，不能飾。客訝問故，曰：“吾讀王仲卿傳故也。”

既而讀楊椒山自著年譜，驚曰，此非仲卿乎！仲卿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卧被，入牛衣中，與椒山讀書無卧被同。仲卿為諫大夫，進左曹，訐宦官石顯免其官，與椒山為南部員外，進北部，劾咸寧侯鸞降典史同。仲卿起司隸校尉，進京兆尹，遽劾帝舅大將軍輔政王鳳，下廷尉獄，既而死，與椒山起刑部員外，遷兵部武選司，遽劾相嵩，下詔獄辟死又同。然且仲卿之封事以日食，椒山之入奏亦以日食，仲卿之得罪以指斥張美人故，椒山之得罪亦以拔援二王故，所不同者，兩人之妻皆沮其上書，而椒山張夫人乞代夫死，仲卿未有也。然當仲卿下獄時，妻女皆同時收繫。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先死者必君也。及旦而仲卿果死，妻女徙合浦，則是其妻之罹慘較甚於椒山者。

（明）楊繼盛《楊忠愍集》（清）毛奇齡《楊忠愍集原序》：

少讀王章傳，涕泗被面。驟出對客，不能飾。客訝問故，曰：“吾讀王仲卿傳故也。”既而讀楊椒山自著年譜，驚曰，此非仲卿乎！仲卿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卧被，入牛衣中，與椒山讀書無卧被同。仲卿為諫大夫，進左曹，訐宦官石顯免其官，與椒山為南部員外，進北部，劾咸寧侯鸞降典史同。仲卿起司隸校尉，進京兆尹，遽劾帝舅大將軍輔政王鳳，下廷尉獄，既而死，與椒山起刑部員外，遷兵部武選司，遽劾相嵩，下詔獄辟死又同。然且仲卿之封事以日食，椒山之入奏亦以日食，仲卿之得罪以指斥張美人故，椒山之得罪亦以拔援二王故，所不同者，兩人之妻皆沮其上書，而椒山張夫人乞代夫死，仲卿未有也。然當仲卿下獄時，妻女皆同時收繫。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先死者必君也。及旦而仲卿果死，妻女徙合浦，則是其妻之罹慘較有甚於椒山者。

（清）汪森編《粵西詩文載》卷三十七舒勉《六賢祠堂碑》：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士燮，燮弟士一，子廡。按後漢《三國志》陳欽，廣信人也。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別自名家。後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傳，與不冝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乃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威彥，漢末舉茂材，累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士一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黃琬器重。董卓亂，乃亾歸，燮表為合浦太守。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四十五《華氏閣合璧諸跋》：

茂苑文嘉鑒定為淳化閣帖，祖刻真本。後三卷予得之，驗其紙墨刻搨，收藏印記，行間朱書評語，與中甫前六卷原是一帙。因以歸中甫，如珠還合浦，劍入延平也。歸後十五年為嘉靖乙巳四月，再閱於真賞齋，敬題其後。蕭何之後居食祿而無聞，鄧禹之孫在當途

而不嗣。未有夏殷三統，金木五遷，冊命重光，軒裘代龍襲，則我瑯琊之郡有冠蓋之里乎，建昌之縣有公侯之子乎。公諱義童，字元稚，其先瑯琊臨沂人也……武德四年，詔公為江南道招討使，鼓琴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輜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責尉佗，隨何入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三百戶。斗牛星象，舜禹精靈，境接東甌，地隣南越。言其寶利，則璫瑁珠璣。叙其風俗，則丹雞白犬。公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薏苡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知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

（清）汪森《粵西詩載》，《粵西叢載》卷十一《志》：

劉景，字仲遠，桂州人。……元豐八年九月，忽召其子謂曰，“死便火我。”其夜，無疾而卒，年一百十八歲。舉火燃棺，棺忽自啓，中惟布袍條履存焉。後百餘日，廉州合浦還珠驛有得其所致家書者，乃知景羽化矣。里人名所居，曰劉仙崑。

（清）鄂爾泰《貴州通志》卷三十七（清）劉之龍《太守箴》：

維明連昌，萬里職方。貴山富水，咸入版章。
建邦置守，肇於莊皇。守稱牧伯，古並諸侯。
秩二千石，下邑綴旒。朱旛熊軾，五馬優游。
召父杜母，漢為循吏。渤海潁川，蒸蒸平治。
五袴歌成，兩岐麥瑞。河北渡虎，合浦還珠。
蒲鞭化洽，竹馬信孚。甘雨隨車，卧轍載塗。
帝咨民艱，實重師帥。豈以遐荒，德澤疏室。
眼前赤子，鄉鄰同室。鳥言卉服，上世淳風。
帶牛佩犢，化導之功。夙夜匪懈，其政自通。
畏彼四知，堅此素節。一鶴相隨，懸魚比潔。
酌泉而爽，勿溜於湟。東海嚴卿，晉陽臧彪。
德讓君子，鸞鳳其儔。惟胞惟與，疴癢嗅咻。
三代斯民，直道無斁。何武去思，寇恂願借。
一體惟懷，誰其有隔。我思古人，視履不愆。
子況異等，文翁育賢。休聲浹茲，吏治斡旋。
噫嘻小子，麟符斯辱。畫諾是資，素餐惟跼。
爰疏鄙箴，誦言司僕。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五十五《趙承旨書光福重建塔記卷》：

薦福興福二碑，俱集右軍書，而有神會天成之趣，非拘拘刻畫求肖者，遠勝懷仁聖教。以懷仁嗜竒，偏於王蹟。中擇其峭刻頓挫者，聯貫以布之。雖於鈎掣映帶極意求其血脉，

而平和淡宕之致不存矣。以故二碑乃千載碑書之模楷，下是而歐虞柳褚非拘即縱，若太和益放矣。松雪翁此書正用薦福道緊之筆，視他本倣泰和者大不類也，玉水親翁倍宜珍襲云。崇禎元年春三月，古秀李日華題。先荆翁習舉業時，即得趙書光福碑記，置墨床筆格間，時一展玩也。己未春，董太史過余舍，因觀此卷著數語，後李璽卿見之，以玄宰衡鑒未確，為題云，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銘，結構用薦福，與福二碑，稍鬆活耳，觀者以為倣李太和，則失之矣。未幾，余重罹不憫，君實太翁同珂雪親家來奠，歎齋頭，復見是卷，喟然疏前之未盡焉。乃余竟為殞事所需，鬻諸藏玩，并去趙蹟。至今猶悵先澤之不存也，第卷留汪氏印記可驗。他年子孫或有遺之者，未知得合浦珠還否？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六《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綱出鎮時，高州守林靄得之。峒戶以獻綱，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蟇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癢，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綠，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鞀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趾，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為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

（清）汪森編《粵西詩文載》卷十六（清）黃佐《廣西軍官志》：

秦置南海尉，典百越兵，桂林、象郡屬焉。按井田之法，兵寓乎農，居為比閭，行為什伍，軍政已備，秦始廢井田而郡縣置，尉以為守貳，蓋文武之判始此。漢平南越，用兵，時有伏波將軍、樓船將軍之屬，既置蒼梧、鬱林、零陵、合浦郡，郡設都尉，沿秦制也。

（清）阮元《廣東通志》卷五十九（清）吳禮《七賢太守記》：

郡以廉名，太守所致也。古有廉山、廉泉，故自東漢以來，皆選士為郡。名實相應，遂改合浦為廉郡焉。府城東偏立七賢太守祠，列位奉祀，曰孟，曰謝，曰蘇，曰顏，曰丁，曰高，曰季，皆前代德澤施於民，相傳祀事而不能忘也。志書燬於兵火，無以考據，唯珠還合浦著在方冊者孟嘗也。每遇水旱災寇，郡人禱之。

（清）汪由敦《松泉集》卷十六《跋宋商邱三種蘭亭卷》：

曩見何義門前輩記：康熙己亥武英殿直次張少宗伯為編修時，攜宋搨蘭亭五種相示云，得之合肥龔端毅公家，宋游相百種之遺也。乾隆戊午，緼真閣主人出以見示，則已增至十餘種。其拆摺裝前後印款，一如綜聞所記。未幾，裝成巨卷，遂為翠墨甲觀。去冬，中州友人贈余此卷，又與義門所記無異，而緼真新裝亦適相合，因念余於收藏素未留意，得此不足自豪，而歸之緼真閣中，有劍合延津、珠還合浦之妙。主人欣然許以松雪真蹟相易，

輒以移贈，並識其由來如此。於戲！南宋至今五百餘年。物之合而離，離而復合者，不知凡幾，物不自主，而人亦安能主之耶？方其合也必有人焉，合之及其離也，復有人焉。離之原其始之合而識之，而後人隨其所得而合之，不可謂造物者之無心於物也。商邱公手題此卷，亦既鄭重珍惜。而予以無意得之，乃適為縕真主人作合，惜不令義門見賞，且續入綜聞一則佳話也。

（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十《與宋牧仲》：

昨台駕之行甚速，未得盡一觴之敬，不勝戀戀。梁園風雅，已付使者。貴鄉詩人、文人，河洛之英靈也，焉可令其湮沒而不見於後世乎？弟意以為，老世兄加以批評而重梓之，則魯壁之古文復出，而合浦之明珠再還，亦不朽之盛事也。

(四) 碑銘

魏晉南北朝

徐陵 (507-583 年):

(南朝陳) 徐陵《徐孝穆集》卷九《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于風塵，還旌阻于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

(明) 王志慶編《古儷府》卷四 (南朝陳) 徐陵《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于風塵，還旌阻于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

庾信 (513 年-581 年):

(北周) 庾信《庾子山集》卷十五《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君諱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若相携致，昔焉遊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歆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經懷，未嘗留目。解巾平西邵陵王法曹參軍，仍轉尚書工部侍郎，始入禮闈。

(北宋) 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九百四十八 (北周) 庾信《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君諱遐，字子力昇，河東解縣人也……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若相携致，昔焉遊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歆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經懷，未嘗留目。解巾平西邵陵王法曹參軍，仍轉尚書工部侍郎，始入禮闈。

(明)梅鼎祚編《後周文紀》卷七(北周)庾信《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銘》:

君諱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若相携致，昔焉遊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歎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經懷，未嘗留目。解巾平西邵陵王法曹掾軍，仍轉尚書工部侍郎，始入禮闈。

隋唐

楊炯(650-約693年):

(唐)楊炯《盈川集》卷七《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王氏之先代，為佐命秦之霸也。則王離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則王陵誅項籍而五侯同拜，南陽克定。應圖讖而作司空，西晉聿興，合詩謠而濟天下。昔者，伊尹伊陟但保義於商朝，太公桓公唯夾輔於周室。蕭何之後居食祿而無聞，鄧禹之孫在當途而不嗣。未有夏殷三統，金木五遷，冊命重光，軒裘代襲，則我瑯琊之郡有冠蓋之里乎，建昌之縣有公侯之子乎。公諱義童，字元稚，其先瑯琊臨沂人也……武德四年，詔公為江南道招討使，鼓琴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輜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責尉佗，隨何入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三百戶。斗牛星象，舜禹精靈，境接東甌，地隣南越。言其寶利，則璫瑁珠璣。叙其風俗，則丹雞白犬。公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知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九百一九(唐)楊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王氏之先代，為佐命秦之霸也。則王離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則王陵誅項籍而五侯同拜，南陽克定。應圖讖而作司空，西晉聿興，合詩謠而濟天下。昔者，伊尹伊陟但保義於商朝，太公桓公唯夾輔於周室。蕭何之後居食祿而無聞，鄧禹之孫在當途而不嗣。未有夏殷三統，金木五遷，冊命重光，軒裘代襲，則我瑯琊之郡有冠蓋之里乎，建昌之縣有公侯之子乎？公諱義童，字元稚。其先瑯琊臨沂人也……武德四年，詔公為江南道招討使，鼓琴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輜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責尉佗，隨何入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三百戶。斗牛星象，舜禹精靈，境接東甌，地隣南越。言其寶利，則璫瑁珠璣。叙其風俗，則丹雞白犬。公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知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

(明)王志堅編《四六法海》卷十一《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王氏之先代，為佐命秦之霸也。則王離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直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

明珠於漲海。貞觀三年詔除散騎常侍，行果州刺史，授期天帝肇跡，人皇南充，國之舊都，西巖渠之。

(明)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五(唐)楊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直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

独孤及(725-777)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八百九十九(唐)独孤及《殿中監張公神道碑》:

公諱九臯，其先范陽人也。昔軒轅少子以弦孤受氏，別封於張留。侯以五代相韓，安世以七葉榮漢。特生間氣，鍾美大賢，餘慶遺芳，襲于令嗣矣。晉末，以永嘉南渡，遷于江表。皇朝以因官樂土，家于曲江。高祖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曾祖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祖胄，皇朝越州剡縣令。烈考弘愈，皇朝太常卿廣州都督。皆世濟明德，不隕令名。公特稟中和，誕生淳懿，恭惟色養，孝自因心。早歲丁太常府君憂，孺慕銜哀，樂棘無怙，毀能達禮，志若成人。及日月，外除而顧。復就養，思致逮親之祿。方求筮仕之階，贏金不珍，琢玉成器。殖學以明道，修身以踐言。弱冠，孝廉登科。始鴻漸也，嶺南按察尚書裴佖先幕府求賢，輶車問俗，以公後進之秀，籍以從車，表授海豐郡司戶，水變貪泉，珠還合浦，時所稱也。

楊炎(727年-781年):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九百八《雲麾將軍李府君神道碑》:

始自天后之末，至於聖皇之朝，前後錄功凡二十四命，食邑二千七百戶，封薊郡開國公，又加雲麾將軍。紮定國者，兩軍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賬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動勞無私可謂知禮。故得大命，三錫重侯，累封輅車。山玄藏于大室，壯圖未極，沉疾生勞，臨合浦之秋，伏波將老；望河源之道，征虜不歸。

(明)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六(唐)楊炎《雲麾將軍李府君神道碑》:

始自天后之末，至於聖皇之朝，前後錄功凡二十四命，食邑二千七百戶，封薊郡開國公，又加雲麾將軍。紮定國者，兩軍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賬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動勞無私可謂知禮。故得大命，三錫重侯，累封輅車。山玄藏于大室，壯圖未極，沈疾生勞。臨合浦之秋，伏波將老。望河源之道，征虜不歸。

柳宗元(773-819年):

(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外集卷上《趙秀才羣墓誌》:

嬰白死信孤乃立，王侯世家天水邑。

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

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
娶於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遠集。
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益以十。
僕夫返樞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
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歎行路悒。
追初憫天銘茲什。

佚名唐乾符年間（874年—879年）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唐乾符中碑》：

北戍灘在博白縣西南一百里，馬門灘之下。唐咸通末，安南都護高駢既平蠻，接詔歸闕。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經是灘險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駢因留俸錢，遺海門防遏使楊俊營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無艱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紀其事，碑今存焉。

司空圖（837—908）：

（五代）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七《復安南碑》：

琅川大擾，洞界橫侵。妖徒之勇氣干霄，都護之窮兵竄谷。千艘蹙浪，蘭津之戍火宵明。萬里驚塵，梅嶺之人煙晝斷。舉旄何暇，猶申叩馬之忠。曳踵誰觀，莫救跼蹐之疹。既而城夷交趾，壘陷功門。飛駿駟以聞天，決神機而起劍。腐儒橫主議，請罷守於珠崖。賢相拔竒，命啟行於黑水。鑿門受律，杖鉞忘家。宸衷輟旰食之憂，壯士重橫行之志。豈獨英籌運，猶資平越之庸，妙畧遐宣，乃逮伏波之號。聲光載路，勢激疾雷。下五嶺而震金鉦，沿三江而飛鐵鏃。中權令峻，按虎節以風生。上將策竒，指龍編而天落。賊將朱道古等傾巢奔命，負固偷安，寨合浦以連竒，亘同勞而結祿。雕題誓衆，猶疑黑穴之神，鑿齒窮兇，豈直青丘之暴。尚以哲王，濟治先德，後刑大聖，兢懷好生惡殺，韜戈制勝。舞舜威於兩階，弭節招宣，縱湯仁之一面，諭其歸首，需以鴻私，姑停麗獸之機，顯示輸龍之信。

黃濤（840—911）

（唐）黃濤《黃御史集》卷五《蒲山靈巖寺碑銘》：

初侍御史濟南林公藻，與其季水部員郎蘊，貞元中居茲而業文，歐陽四門拾泉山而詣焉，其後皆中殊科。御史省試，珠還合浦，賦有神授之名。水部應賢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譽。歐陽垂四門之號，與韓文公齊名，得非山水之靈秀乎？

宋元

北宋元丰年間（1078年—1085年）

（清）汪森編《粵西詩文載》卷三十七（北宋）舒勉《六賢祠堂碑》：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士燮、燮弟士一、子廡。按後漢《三國志》：陳欽，廣信人也。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別自名家。後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傳，與不冝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乃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威彥，漢末舉茂材，累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士一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黃琬器重。董卓亂，乃亾歸，燮表為合浦太守。

王沆

（清）汪森編《粵西詩文載》卷三十七（南宋）王沆《桂林顯震廟碑》：

縣西三里許，石峯數十屹立對峙，如巨公重客，相與拱揖。有廟巋然其間。廟南數十步，泉出於石壁之趾，匯為車輪，奔湧達於山下，清涼甘潔，冬夏若一。邦人事神，飲食必祭。水旱疫癘，禱焉如響，求諸父老，以為陳大建中神始顯聞於合浦。所謂雷種者，颶風之變。於是賜廟額爵號，不一而足。

明清

（明）宋濂《文憲集》卷十九《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地為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遷濟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遷閩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

（明）唐順之《荊川集》卷十《蕭孺人墓誌銘》：

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戇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以為臣之媿媿於其國，妻之媿媿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耻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戇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為富人家。